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漢三合明珠寶劍全傳
第十回 盤刺客金後明詳 訴譎詞屈方強辯

詩曰：

誠然懼法時時樂，信是欺公日日憂。

任君掬盡長江水，難洗今朝滿面羞。

且表屈方，見皇上命他上前，識認結義之人，吃了一驚。事到其間，只得硬著頭皮，驚心帶悶，自思暗道：「但聞其名，未曾觀面。宮中人眾，認差有不便之處。」把眼一觀，見有一人怒氣沖天，兩手被縛。屈方雖奸，但亦伶俐之人。心內一猜，觀其形色：「此位莫不是馬俊？」大叫一聲：「大哥因何到此？受縛何故？弟柳絮拜見。」

馬俊大怒：「你只可瞞得天子，焉能瞞得我過。尚賣弄巧言！但你相貌雖似，聲音不同。把我義弟謀害，生死未明。假認駙馬，想殘辱公主。幸得遇著我，我不惜其命，特來宮中出首。你在君王駕前，好好招認，是誰家之子，那家之兒？把駙馬生生死死，一一招認，免觸聖懷。」

假駙馬冷笑：「大哥認差矣，昔日結拜之時，只望同享榮華。誰料爾惹出事端，不知躲避何處。竊入宮中，聽人指使，行刺君王。敢得聖天子百靈護助，福壽綿長。行刺不遂，胡言望免情真。」天子傳旨：「押出宮門外斬首，以昭國典。」

國母在鳳簾內啟道：「刀下留情，臣妻啟奏萬歲。看馬俊是個好人，不似刺客。揣度其由：既為刺客，亦該改名換姓。暫寬時刻，莫若盤搜身內，但有利刃，便為刺客。搜無寸鐵，焉能作弄。內必有緣，追究明白，方可行刑。」天子准奏：「與朕搜來。」御林軍奉命盤搜，回奏：「身上並無寸鐵。」天子再命御林軍：「將陷坑搜來。」御林軍覆奏：「陷坑並無利刃。」

國母金氏娘娘心生一計：「臣妻有一本奏上，恐皇上酒醉，龍目昏花，難分清濁。不若命王兒公主，在偏殿代審。他少年眼目精靈，昔日在彩樓，夫妻談論。目睹詩詞，是真是假，立必分明。倘有深誣，斬首未遲。」武帝准奏。命將馬俊並假駙馬帶出偏殿，候公主親臨審問：「傳朕旨意，令公主到偏殿代審。」宮女報知，公主大驚。急急帶隨詩詞，擺駕上偏殿。御林軍俟候，宮女跟隨。

公主一到，傳旨：「把鳳簾垂低，將馬俊押出朝門等候。單傳駙馬在鳳簾前問話。」假駙馬向前下禮：「臣上大夫統兵元帥柳眉之子，東平侯東牀駙馬柳絮。願公主千歲。」公主把鳳目一觀：「卿家賜坐。」腹內一想：「燈燭之下，相貌雖似，恐有奸詐。」

「請問駙馬，可記昔日彩樓招贅否？」屈方回奏：「臣身中之事，豈有記不得麼？」公主微笑：「爾若記得，請問如何拋球？」屈方回聲：「臣立在彩樓之下，蒙公主三番兩次把目觀瞧。不棄才疏學淺，把繡球拋在微臣身上。御林軍引見，蒙聖恩封東平侯之職。吩咐微臣，回轉刑部安身。將臣父衙門改為駙馬府第。軍師東方朔，擇定十月初一日良辰，進居府第。後初十日成親。微臣經過彩樓，蒙公主宣召，得遇貴人。留下詩詞一首，以為憑據。尚有三日。今被結義之兄，丹鳳山響馬馬俊，行刺君王未遂，胸懷惑亂聖衷，要害小臣，望祈作主。」

獨陽公主一想：「請問駙馬，可記得詩詞否？」屈方答聲道：「才雖蒲柳，亦常念記心中。」公主大喜：「昔日蒙君贈詩一首，本應長當為珠寶，日夕觀看，玩賞不停。惟今不幸失去，求君寫回原日這首詩詞。」命宮女將文房四寶，交與駙馬爺。屈方領命，自逞才能，落筆揮下八句七言，交俾御林軍。軍士轉交宮女。侍女獻上：「請貴人一觀。」

公主把舊日詩詞對看，番來復去，點點看真。見字跡不同，鳳顏改變。咬住銀牙，大怒罵道：「你誰家子姪，如此可惡！未知將駙馬生死如何謀害？冒認駙馬，罪惡滔天。幸得本代長，身未過門。今日敗露，還不真情直吐，免受三拷六問！」

假駙馬冷笑回聲：「請問公主如何發怒？說臣是假，有何憑據？」公主怒道：「昔日這首詩詞，現在為憑。認作失去，顯爾字跡。你且睜開狗眼一觀，你看這詩詞，人人共仰，個個稱羨。筆法清奇，儼若龍飛虎舞。你的詩詞，雖句句皆同，筆法異別。好似風吹寒弱柳，雨灑敗花枝。」命宮女便交他一看。

屈方接看，心生一計：「公主息怒。古人有言：『人逢喜事精神爽，月到中秋分外明。』昔日招親之時，心甜志滿，下筆有神。今不幸被響馬出首，軍士持刀兩旁，驚著臣心內糊亂，因此下筆無神。」公主傳旨，命御林軍刀歸鞘：「再寫一首，筆跡相同就罷。若不相同，定斬不饒。」

時已五更，真假未辨。忽聞龍鳳鼓響，文武催駕上朝。天子傳旨，命：「皇兒退後，待朕上朝。」獨陽公主帶怒含羞，默默無言，只得退回宮幃。對母后說知，未曾決斷，按下不題。

欲知後事如何敗露？且聽下回分解。